

## 军用无人机出口在土耳其进取性外交中的角色与作用\*

李 捷 冀保冰

**内容提要** 阿拉伯剧变后，土耳其外交中的进取性导向日趋明显。在此背景下，土耳其有意将无人机出口作为外交工具，服务于进取性外交政策。凭借国际市场不断增长的无人机需求，土耳其得以利用无人机出口强化军事政治关系、交换所需利益、间接干预地区冲突、改善双边关系，对内巩固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国内基础，对外塑造了对土耳其有利的地区地缘格局，且拓展了土耳其地缘政治影响力，整体上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无人机本质上属于军事武器，土耳其以对外军售的形式来拓展自身影响，其局限性也较为明显，主要体现为：军用无人机出口凸显了土耳其外交理念的内在矛盾，弱化了其人道主义叙事效果；招致土耳其地缘竞争对手的反制，增加其地区竞争压力；加剧了全球无人机扩散，损害了土耳其试图建立的“负责任”国际形象。

**关键词** 土耳其外交 无人机出口 “进取和人道主义外交政策”  
地缘政治

**作者简介** 李捷，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中亚研究所教授；冀保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军用无人机（以下简称“无人机”）现今被广泛用于侦察、攻击、监视和搜索等领域，不仅可以承担传统战机的监控和打击任务，还能有效提高作战效率，减少己方人员伤亡。由此，土耳其国防工业局（SSB）发布的

---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美国国会上世纪40年代涉疆档案的美国新疆政策起始研究”（22&ZD23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8~2022年国防工业部门战略文件》指出，无人机所代表的自主武器系统是继火药和核武器之后战场上的“第三次革命”。<sup>①</sup> 土耳其出口的无人机主要有拜卡公司（Baykar）生产的“旗手-TB2”（Bayraktar TB-2）、“突袭者”（Bayraktar Akıncı），土耳其航空航天公司（TAI）生产的“安卡-S”（Anka-S）等产品。“旗手-TB2”“安卡-S”二者同属中高空长航时（MALE）无人作战飞行器（UCAV），主要用于侦察、监视和目标捕获，但在配备制导导弹后，可直接对作战目标进行攻击；“突袭者”则属于高空长航时（HALE）无人作战飞行器，可以适应更加复杂的作战环境。<sup>②</sup> 近年来，土耳其逐步成为新兴的军用无人机出口国。由于中东、非洲、中亚等地区国家需求旺盛，但多数不具备自主研发和生产无人机的能力，不对称的供需关系使土耳其无人机成为热门军工产品。从市场反应看，“旗手-TB2”在无人机市场热度较高。2023年6月13日，拜卡公司和科威特军队达成协议，以3.67亿美元的价格出口“旗手-TB2”，科威特成为“旗手-TB2”第28位买家。<sup>③</sup> 事实上，土耳其在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将无人机出口作为工具服务于其进取性外交政策<sup>④</sup>。具体而言，土耳其在成为无人机生产大国后，利用无人机在作战及安全领域的潜力、技术门槛及国际市场的旺盛需求，使其无人机出口超出了传统军火贸易的范畴并发挥政治性影响。

从学界对此议题研究状况看，国内学者主要就土耳其无人机的性能及作用等内容展开研究：一是分析以“旗手-TB2”为代表的无人机性能及作战特点。鲁亚飞、郭正、吴岸平从技术指标、实战应用等角度说明了“旗手-

---

① Savunma Sanayii Başkanlığı, *2018-2022 Savunma Sanayiisektörel Strateji Dokümanı*, pp. 50-51, [https://www.ssb.gov.tr/Images/Uploads/MyContents/F\\_20190402102925477924.pdf](https://www.ssb.gov.tr/Images/Uploads/MyContents/F_20190402102925477924.pdf), 2023-09-15.

② 北约根据飞行载重以及距离将无人机分为3个专用类别：I类用于微型、迷你和小型无人机，II类用于中型战术无人机，III类用于中高空长航时（MALE）、高空长航时（HALE）无人机和打击/作战（Strike/Combat）无人机。See Joint Air Power Competence Centre,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Countering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pp. 510-511, <https://www.japcc.org/wp-content/uploads/A-Comprehensive-Approach-to-Countering-Unmanned-Aircraft-Systems.pdf>, 2023-09-15.

③ Sakshi Tiwari, “28th Country to Buy Bayraktar TB-2 Drone! Kuwait Finalizes \$367M Deal with Turkish Baykar for Deadly UAV”, *Eurasian Times*, June 14, 2023.

④ 根据土耳其外交部官方所述，该国当前奉行“进取和人道主义的外交政策。（Türkiye’s Enterprising and Humanitarian Foreign Policy）。See Republic of Türkiy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Enterprising and Humanitarian Foreign Policy”, <https://www.mfa.gov.tr/synopsis-of-the-turkish-foreign-policy-zh.zh.mfa>, 2023-09-15.

TB2”在作战中的定位和作用。<sup>①</sup>二是聚焦地区冲突中土耳其无人机的实际表现。余纲正和罗天宇列举了第二次纳卡冲突、“春之盾”与中东反恐行动以及利比亚内战中土耳其无人机的使用情况。<sup>②</sup>彭亚平和杨飞帆从情报收集、目标打击等角度分析了第二次纳卡冲突中“旗手-TB2”等无人机的作战思路。<sup>③</sup>三是关注土耳其无人机出口带来的无人机扩散问题。朱泉钢认为，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军用无人机扩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出口的无人机加剧了高加索、东非和黑海地区的紧张局势。<sup>④</sup>总体上，国内学者尚未将土耳其无人机出口上升至外交层次深入探究。国外学者则已着力对土耳其无人机出口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梳理。一是回顾土耳其无人机兴起历程。阿什·罗西特（Ash Rossiter）、布兰登·J. 坎农（Brendon J. Cannon）回顾了土耳其无人机诞生的原因以及历次实战表现，强调了土耳其从早期武装无人机使用中吸取军事和政治教训，并相应地调整外交政策和军事战术。<sup>⑤</sup>海伊·亚纳罗卡克（Hay Eytan Cohen Yanarocak）着重对土耳其无人机的起源及发展进行了梳理，认为无人机的出现会促使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更加激进。<sup>⑥</sup>二是强调土耳其无人机出口对双边关系的影响。迪格登·索亚廷·科莱拉（Digdem Soyaltin - Collela）、托尔加·德米廖尔（Tolga Demiryol）以土耳其为案例，认为无人机出口会带动双方的军事贸易，推动双边关系发展。<sup>⑦</sup>三是分析土耳其通过无人机介入军事冲突带来的外交影响。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

---

① 鲁亚飞、郭正、吴岸平：《土耳其TB-2中小型察打一体无人机的发展与启示》，载《飞航导弹》2021年第5期，第43~47页。

② 余纲正、罗天宇：《军用无人机的使用偏好及安全影响》，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2期，第72~82页。

③ 彭亚平、杨飞帆：《阿塞拜疆在纳卡冲突中的情报保障实践与经验》，载《情报杂志》2022年第5期，第23~24页。

④ 朱泉钢：《中东地区军用无人机的扩散、应用及其安全影响》，载《西亚非洲》2022年第5期，第132页。

⑤ Ash Rossiter and Brendon J. Cannon, “Turkey’s Rise as a Drone Power: Trial by Fire”,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Vol. 38, Issue 2, 2022, pp. 210 - 229.

⑥ Hay Eytan Cohen Yanarocak, “Turkey’s Giant Leap: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https://dayan.org/content/turkeys-giant-leap-unmanned-aerial-vehicles>, 2023-09-15.

⑦ Digdem Soyaltin - Collela and Tolga Demiryol, “Unusual Middle Power Activism and Regime Survival: Turkey’s Drone Warfare and Its Regime-boosting Effect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4, Issue 4, 2023, pp. 724 - 743.

为，通过无人机介入军事冲突，土耳其将自己提升为主要地区的权力掮客。<sup>①</sup> 胡利亚·基尼克（Hülya Kinik）、西内姆·塞利克（Sinem ÇelİK）强调在第二次纳卡冲突中，土耳其无人机帮助阿塞拜疆建立了优势，无人机不仅成为军事资产，更成为外交工具，帮助土耳其在高加索地区提升政治影响。<sup>②</sup> 埃里克·林-格林伯格（Erik Lin - Greenberg）强调在乌克兰危机中，土耳其和伊朗分别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无人机出口正变为重要的外交手段。<sup>③</sup> 黄元俊（Won - June Hwang）、宋承勋（Seung - Hoon Song）分析土耳其无人机的发展及其对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外交影响，认为军事干预为土耳其赢得了可靠盟友和潜在国防出口声誉，并提升了国家自信。<sup>④</sup> 毋庸置疑，既有研究为厘清进取性外交背景下土耳其无人机出口提供了重要参考，但部分问题仍需研究。其一，多数文献强调了无人机出口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却未将无人机出口置于现有外交政策背景下进行分析。其二，研究者对于无人机及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发展历程已有清晰表述，但并未就无人机出口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其三，土耳其无人机出口对象众多，学者除了研究乌克兰等热点国家外，还需关注其他地区国家，才能把握土耳其在无人机出口中的不同运用逻辑。因此，本文拟在土耳其进取性外交背景下梳理土耳其无人机出口历程，并归纳其取得的成效及固有局限性。

## 一 无人机出口在土耳其进取性外交中的工具价值

进取性外交体现了土耳其在外交中积极介入外部事务和展示硬实力转向，无人机作为军事武器可以有效配合当前外交政策。凭借无人机优势，土耳其将自身定位为那些无法从其他武器销售商获得最新技术的替代选项。但与一般意义上的对外军售不同，土耳其将无人机出口赋予了一定的政治色彩，使

---

① Francis Fukuyama, "Droning on in the Middle East", <https://www.americanpurpose.com/blog/fukuyama/droning-on>, 2023 - 11 - 22.

② Hülya Kinik and Sinem ÇelİK, "The Role of Turkish Drones in Azerbaijan's Increasing Military Effectiveness: An Assessment of the Second Nagorno - Karabakh War", *Insight Turkey*, Vol. 23, No. 4, Fall 2021, pp. 169 - 191.

③ Erik Lin - Greenberg, "The Dawn of Drone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20, 2022.

④ Won - June Hwang and Seung - Hoon Song, "The Extension of Turkish Influence and the Use of Drone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41, Issue 5, 2022, pp. 439 - 458.

其成为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

### （一）土耳其进取性外交的内涵及体现

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上台后的前十年，土耳其以“相互依存”为外交驱动力，在周边地区事务中扮演“调停者”与“整合者”角色；正发党执政的第二个十年，土耳其开始追求“战略自治”<sup>①</sup>，逐渐走向“进取和人道主义的外交政策”。土耳其进取性外交“旨在于动荡区域和全球环境中保护土耳其的利益”<sup>②</sup>，将自身定位于影响历史动态的主体，更重视地区以及全球影响力的塑造。审视土耳其的外交实践可以发现，进取性外交不仅表明土耳其外交自主性提升，还意味着其对外部事务的积极介入和硬实力的运用。

第一，进取性外交实质上意味着土耳其外交自主性的增强。长期以来，土耳其多奉行“西向战略”，并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但在美国主导的等级秩序发生危机时，土耳其则极力利用各种机会扩大自主性。<sup>③</sup> 2002年正发党上台后推行“零问题睦邻”外交，期间土耳其拒绝美国借道攻打伊拉克的请求，获得伊斯兰国家的赞赏。美国入侵伊拉克导致土美双边关系恶化，但两国仍希望在阿富汗等问题上达成合作。<sup>④</sup> 在叙利亚危机中，土耳其将美国及其盟友扶持的叙利亚人民保护部队（YPG）视为库尔德工人党（PKK）分支，土美矛盾达到难以调和的地步。事实上，作为东西方阵营之间的平衡力量，土耳其拥有相较于其他中等强国更大的自主空间。<sup>⑤</sup> 在进取性外交指导下，土耳其重视塑造自身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在中亚、中东、高加索等地区开始作为美国及其盟友的地缘竞争对手存在。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关系尤其是土美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已进入质变期，从对美国的依从完全转变为独立自主。<sup>⑥</sup>

---

① Mustafa Kutlay and Ziya Öniş,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 – western Order: Strategic Autonomy or New Forms of 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7, Issue 4, 2021, p. 1085.

② Republic of Türkiy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Enterprising and Humanitarian Foreign Policy”, <https://www.mfa.gov.tr/synopsis-of-the-turkish-foreign-policy-zh.zh.mfa>, 2023 – 06 – 07.

③ Ali Balci, “A Three – level Analysis of Turkey’s Crisis with the US – led Order”, *Insight Turkey*, Vol. 21, No. 4, 2019, pp. 13 – 24.

④ Kılıç B. Kanat and Burhanettin Duran, *Ak Party Years in Türkiy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SETA, 2022, p. 229.

⑤ Mustafa Kutlay and Ziya Öniş,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 – western Order: Strategic Autonomy or New Forms of Dependence?”, p. 1099.

⑥ 李秉忠、涂斌：《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及其限度》，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2期，第89页。

第二，进取性外交反映了土耳其对外部事务积极介入的姿态。2010年之前，土耳其外交基于“调停者”和“整合者”角色，在地区事务上，不仅同地缘竞争对手伊朗加深合作并调解伊朗核危机，还改善了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的关系。然而，阿拉伯剧变引发了地区政治形势动荡，为土耳其拓展外交空间和提升对外影响力提供了机会。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地缘政治抱负进一步延伸，试图从传统的“桥梁国家”上升为全球国家并争当逊尼派穆斯林领袖。<sup>①</sup>例如，2011年埃及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埃尔多安成为第一个呼吁穆巴拉克下台的领导人。在中东及南高加索等地区的动荡局势中，土耳其改变了往日的谨慎态度，开始将自身模式推崇为区域转型模板，通过外交上的纵横捭阖、武器输出甚至是军事干涉，逐步成为重要的介入力量。

第三，进取性外交蕴含了土耳其外交的硬实力转向。正发党早期奉行的外交政策侧重于软实力的应用，通过不干涉主义和多边外交来发挥与其能力相匹配的政治影响。<sup>②</sup>进取性外交却强调“土耳其不得不通过实施有见地和灵活的外交，在实地和谈判桌上奉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sup>③</sup>“实地和谈判桌”表明，如遇到无法协商解决的问题，土耳其会通过其他手段达成。一方面，国防工业的发展为土耳其硬实力外交转向奠定了基础。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后美国对其实施的武器禁运，使土耳其开始重视本土国防工业的建设。后冷战时期对国际地位的野心、周边局势的动荡及与库尔德工人党的持续武装冲突，更是推动了土耳其本土国防工业的发展。以无人机为代表的自主武器系统体现了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在实际的对外交往中，土耳其呈现四处出击态势，其中包括2016年、2018年和2019年对叙利亚北部的军事入侵，在中东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GNA）签署军事支持协议等等。

在土耳其官方叙述中，进取性外交延续了凯末尔“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外交理念，强调土耳其“通过政治对话、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建立各方受益的公平和可持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sup>④</sup>但事实上，土耳其进取性外

---

<sup>①</sup> 姚琼瑶：《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内涵、目标与前景》，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4期，第83页。

<sup>②</sup> Mustafa Kutlay and Ziya Öniş,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western Order: Strategic Autonomy or New Forms of Dependence?”, p. 1104.

<sup>③</sup> Republic of Türkiy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Enterprising and Humanitarian Foreign Policy”, <https://www.mfa.gov.tr/synopsis-of-the-turkish-foreign-policy-zh.zh.mfa>, 2023-09-15.

<sup>④</sup> Republic of Türkiy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Enterprising and Humanitarian Foreign Policy”.

交中硬实力输出导向明显。当前，土耳其已向 28 个国家出口了“旗手-TB2”无人机，向 5 个国家出口了“突袭者”无人机。土耳其武装无人机正成为欧洲（如波兰和乌克兰）、非洲（如埃塞俄比亚、多哥、尼日尔、利比亚）、西亚（如卡塔尔、阿联酋）、中亚和南亚（如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和巴基斯坦）多国军队的重要装备。无人机出口的背后是土耳其在当地紧密的国防军事合作及影响力的扩张。

## （二）土耳其无人机出口的比较优势

土耳其无人机在多处冲突中频繁出现，促使国际社会关注到土耳其的军事潜力。“旗手-TB2”等无人机参与的军事行动被外国媒体持续追踪，无人机的作战方式、机型更新等信息甚至延伸为热点事件。与此同时，土耳其无人机造成的军事、政治影响也得到了其他国家的重视。2020 年 7 月时任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Ben Wallace）认为，土耳其无人机改变了中东现代战争中的“游戏规则”。<sup>①</sup>面对来自国际社会的关注，土耳其更是加大宣传力度，并有意将无人机出口打造为拓展影响力的工具。然而，美国和以色列都有相似竞品出售，土耳其利用无人机出口谋取外交利益的前提便是保证无人机在国际市场中处于相对优势。因此，无人机的性能、价格及可获得性在市场竞争中就成为关键。

第一，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无人机，土耳其的产品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以“旗手-TB2”为例，对比美国制造的“收割者”（MQ-9 Reaper）3 200 万美元的成本价，<sup>②</sup>土耳其“旗手-TB2”非武装无人机售价约为 500 万美元，全武装无人机约为 1 000 万美元。<sup>③</sup>

第二，土耳其无人机与头部产品在性能上虽有所差距，但基本可以满足作战需求。“旗手-TB2”定位是中高空长航时战术无人机，最长飞行时长为 27 小时，最大航速 222 公里/小时，最高飞行高度 25 000 英尺（约合 7 620 米），并有 4 个挂点可以装备激光制导智能微型导弹（“MAM-C”和“MAM-L”）等

---

<sup>①</sup> Kain El-Bar, “UK Defense Chief: Turkish Use of Drones ‘Game-changing’”, *Anadolu Agency*, July 16, 2020.

<sup>②</sup> “MQ-9 Reaper: All about the US Drone that Crashed into the Black Sea”, *The Economic Times*, March 16, 2023.

<sup>③</sup> 阿卜杜勒·卡迪尔·穆罕默德·阿里：《从安全到经济：土耳其为何要扩大它在非洲的存在？》，半岛电视台（中文），2022 年 1 月 14 日。

杀伤性武器。<sup>①</sup>“旗手-TB2”虽不适合与高端对手作战，但它可成为中等强国在消耗战中使用的低成本武器。<sup>②</sup>在乌克兰危机中，乌克兰对“旗手-TB2”予以高度评价，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无人机完成作战任务的视频，更是推出了专门赞美“旗手-TB2”的歌曲。

第三，土耳其给予无人机出口特殊性政策。与西方同行不同，土耳其没有对武器出口和技术转让施加严格的条件或政治限制。土耳其相关政策与以色列类似，即以客户的国家安全关切为由，国际武器销售遵循严格的保密原则。这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不会因民主或人权问题而使进口无人机受限。在无人机出口问题上，土耳其的决策高度集中化。总统办公室领导决策过程，监督并完成谈判，无需得到议会批准。

### （三）无人机出口作为土耳其进取性外交的工具

在“进取和人道主义的外交政策”目标指引下，土耳其需将周边区域视作地缘政治重点，并全方位地拓展自身影响力。<sup>③</sup>自 2011 年以来，通过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及构建国防工业合作伙伴，在西亚、北非、高加索、黑海和地中海地区，土耳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力扩展者。无人机的出现不仅有助于土耳其开展灵活外交，也增加了其对外博弈筹码。

第一，无人机出口可以作为土耳其实现大国想象的工具。从“零问题睦邻”到“进取和人道主义的外交政策”的转变，体现了土耳其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土耳其在国际秩序中不再满足“稳定器”的作用，而是试图成为地区秩序的主导者。在土耳其看来，作为奥斯曼帝国继承者只有承载过去的辉煌，才能真正成为地区强国乃至世界强国。土耳其从“桥梁国家”转向“中枢国家”，需要在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内发挥主导作用。2002 年正发党上台后，土耳其政府极力挖掘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制度、文化遗产以打造自身的软实力，主张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需对海外土耳其人和穆斯林具有保护的责任。<sup>④</sup>因此，土耳其试图证明自身有能力为奥斯曼帝国原有属地提供军事保障，中亚、中东、高加索、非洲等地区国家成为无人机重要交易对象。“新奥斯曼主义”带来的

<sup>①</sup> Baykartech, “Bayraktar TB-2”, <https://baykartech.com/en/uav/bayraktar-tb2>, 2023-09-15.

<sup>②</sup> Aaron Stein, “Say Hello to Turkey’s Little Friend: How Drones Help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1/06/say-hello-to-turkeys-little-friend-how-drones-help-level-the-playing-field>, 2023-09-15.

<sup>③</sup> 董漫远:《土耳其进取性地缘政治外交析论》,载《西亚非洲》2022年第2期,第142页。

<sup>④</sup> 张向荣:《“新奥斯曼主义”:历史嬗变与影响》,载《新疆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第114页。



大国情怀与土耳其无人机出口互相配合，且最终服务于大国目标的政治抱负。

第二，无人机出口可以强化双边军事和政治关系。土耳其的无人机出口表明，武装无人机的销售不仅是两国政府之间的简单交易，更是一种多层次的合作关系。其一，无人机贸易在买卖双方之间建立了军工联系。无人机涉及一个精密复杂的系统，包含飞行器操控、地面控制站、通信系统和支持系统等方面。任务规划、飞行操作、传感器控制、数据分析处理都需要适当的培训和维护。因此，无人机的出口意味着上述设备和技术的移交。其二，接收国需要将购买的无人机纳入其武装部队的理论、训练、后勤和行动之中。在接收国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和基础设施时，这种整合过程需要与销售国深入合作。换言之，武装无人机的出口也包括操控技能、理论和战术的移交。其三，除了直接进口无人机整机，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国开始对引进无人机生产线感兴趣。然而，无人机系统生产技术的转让涉及更深层次的军工秘密和技术转让，不仅需要买卖双方建立长期的军工产业联系，还需要交易国之间充分的政治互信。因此，以无人机贸易为载体，土耳其与接收国之间的工业和军事合作成为加强政治关系的“杠杆”之一。

第三，无人机出口可以用于利益交换，拓展土耳其在接收国的影响力。相较于其他军事武器，无人机代表了军事武器智能化和无人化的发展方向，并与制空权紧密相关。鉴于有能力提供军用无人机的国家数量有限，失衡的供需关系实质上使交易双方处于不对等地位。利用意向国获取无人机的紧迫需求，土耳其可在无人机销售中附带一定条件，进而换取自身所需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在土耳其无人机出口版图中，与非洲国家的利益交换更为直观。相比其他地区，多数非洲地区国家国防预算有限，而其空军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和人才投入。面对国内的作战需求，非洲地区国家进口无人机成本相对较低，且效率较高。当土耳其提出利益交换的低价无人机报单时，相关国家大多会审慎考虑。在埃塞俄比亚，土耳其无人机帮助阿比政府抑制了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攻势。作为回报，埃塞俄比亚不仅向土耳其输送商业利益，还关闭了居兰运动在当地的 10 所学校。<sup>①</sup> 土埃关系的加强巩固了土耳其

---

<sup>①</sup> Federico Donelli, “From Humanitarianism to Drones: the Pragmatic Flexibility of Turkey’s Policy toward Sub-Saharan Africa”, *Poliarchie/Polyarchies*, Vol. 6, No. 1, 2023, p. 14.

在非洲之角的影响力，也平衡了地缘竞争对手埃及的区域影响。

第四，无人机出口可以帮助土耳其间接干预地区冲突，促使土耳其在冲突中实质获益。土耳其缺乏直接采取军事措施干涉周边事态的霸权实力，也难以直接推翻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在相关地区建立的安全秩序。所以，无人机出口成为土耳其间接干涉地区冲突的重要工具。无人机作为新型武器代表，其具体效能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无人机带来了“军事革命”，<sup>①</sup>也有观点认为当前无人机的能力被过分夸大。<sup>②</sup>但整体看，无人机在军事作战中的重要性被予以肯定。例如，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利比亚问题专家小组的报告，土耳其在冲突中引入先进军事技术是导致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在利比亚西部击败哈夫塔尔附属部队的决定性因素。远程空中技术与有效的混合情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结合，扭转了民族团结政府所属部队在冲突中的形势。<sup>③</sup>冲突结束后，2022 年 10 月 25 日，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与土耳其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此举加强了土耳其在利比亚的军事存在。<sup>④</sup>

## 二 土耳其无人机出口的演进逻辑

以无人机出口时间线为纵向维度，以拜卡公司和土耳其航空航天公司两大支柱公司发展为横向维度，可将土耳其无人机出口贸易分为以下 3 个阶段。

### （一）初步探索阶段（2012 ~ 2016 年）

土耳其作为地区军工大国，早在 2007 年土耳其国防工业局就在其拟定的

---

① Adam N. Stulberg, “Managing the Unmanned Revolution in the U. S. Air Force”, *Orbis*, Vol. 51, Issue 2, 2007, pp. 251 – 265; Stephen Bryen, “Armed Drones Revolutionizing the Future of War”, *Asia Times*, December 9, 2020.

② Antonio Calcara, Andrea Gilli, Mauro Gilli, Raffaele Marchetti and Ivan Zaccagnini, “Why Drones Have Not Revolutionized War: the Enduring Hider – Finder Competition in Air Warfa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6, No. 4, 2022, pp. 130 – 171; Dominika Kunertova, “The War in Ukraine Shows the Game – changing Effect of Drones Depends on the Gam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79, Issue 2, 2023, pp. 95 – 102.

③ UN Panel of Experts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973 (2011), “Letter dated 8 March 2021 from the Panel of Experts on Libya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1973 (2011)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p. 17,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3905159>, 2023 – 09 – 15.

④ Kazim Abdul, “Libya Eyes Turkish Akinci, Bayraktar TB – 2 Drones, Signs Military Cooperation Agreement”, <https://www.military.africa/2022/10/libya-eyes-turkish-akinci-bayraktar-tb2-drones-signs-military-cooperation-agreement>, 2023 – 09 – 15.

《2007~2011年战略计划》中，将鼓励和支持增加国防和航空航天出口作为战略目标之一。<sup>①</sup> 据此，土耳其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具有了较为明确的出口导向。2010年12月31日，土耳其航空航天公司研发的首款本土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安卡进行试飞，标志着土耳其在无人机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步。随着该机面世，土耳其拥有了对外出售无人机的资本。

按照土耳其的设想，中东地区国家将成为无人机的主要买家。2011年，时任土耳其航空航天公司副总裁奥兹坎·埃特姆（Özcan Ertem）称，“中东的许多国家对安卡无人机系统很感兴趣，因为它们更喜欢土耳其而不是美国或竞争对手以色列的产品”。<sup>②</sup> 然而，2011年以来，土耳其强势回归中东，明显有别于此前“拥抱”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做法，这一时期土耳其外交战略中亲逊尼派的意识形态色彩凸显。穆斯林兄弟会承诺逊尼派伊斯兰教会实现跨国复兴，而正发党则认为自身是逊尼派轴心，有能力改变中东地缘政治格局。<sup>③</sup> 土耳其在叙利亚支持推翻巴沙尔政权，在埃及支持穆斯林兄弟会。这种以“教派定亲疏”的政策导致土耳其在中东地区一度出现“零朋友”的尴尬境地。

土耳其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作为参考，作出的市场判断具有合理性，但外交政策的转变给无人机交易增添了不确定性。安卡无人机研发成功后，尽管沙特阿拉伯等少数国家表现出购买意向，但最终不了了之。<sup>④</sup> 为此，土耳其主动向外推销无人机，开拓意向客户。2012年11月，埃尔多安访问开罗期间同埃及穆尔西政府讨论了出口6~10套安卡系统无人机事宜<sup>⑤</sup>，土耳其希望凭借同埃及良好的政治关系来推动无人机等武器贸易。然而，穆尔西政府的倒台，导致土埃双边关系迅速降温，这笔交易也最终被搁置。

此时的土耳其仍在市场探索阶段，安卡无人机并没有帮助土耳其打开国际市场。一方面，作为长期依赖无人机进口的国家，土耳其自主研发的无人机缺少实战检验，国际市场认可程度不高。安卡无人机研发成功之后，2016

---

① Savunma Sanayi Başkanlığı, “2007 - 2011 dönemi Savunma Sanayi Başkanlığı Stratejik planı”, <http://www.sp.gov.tr/tr/stratejik-plan/s/898/Savunma+Sanayi+Mustesarligi+2007-2011>, 2023-09-15.

② “Turkey, Egypt Discuss Possible Export of Anka UAV”, *Defense Update*, September 23, 2011.

③ Dogan GÜRPINAR, “Foreign Policy as a Contested Front of the Cultural Wars in Turkey: The Middle East and Turkey in the Era of the AKP”, *Uluslararası İlişkiler*, Vol. 17, No. 65, 2020, p. 13.

④ Chirine Mouchantaf, “Saudis in Talks with TAI to Buy Six Anka Turkish Drones”, *Defense News*, November 18, 2017.

⑤ Burak Bekdil, “Turkish Defense Companies a Casualty of Egyptian Coup?”, *Hürriyet Daily News*, July 9, 2013.

年才执行了首次飞行任务。在产品推销期间，土耳其尚未正式使用自产无人机。另一方面，作为交易的被动方，土耳其试图以双边关系为依托打开无人机市场，然而自身在中东“零朋友”的窘境却给交易制造了阻力。

## （二）稳步发展阶段（2016~2020年）

2014年8月5日，拜卡公司制造的“旗手-TB2”在18000英尺（约合5486米）的高度飞行了24小时34分钟，打破了土耳其飞行时长记录。<sup>①</sup>2015年，拜卡公司提升了该机型的装备，其发射的“MAM-L”制导导弹成功击中目标，标志着土耳其武装无人机研发成功。“旗手-TB2”出现后，土耳其并未急于向外推销，而是选择自用检验，证明无人机所蕴含的军事价值。土耳其军方将该机型投入到对库尔德人的军事行动中。2016年8月底，土耳其出兵叙利亚北部发动“幼发拉底盾行动”，武装无人机在此次行动中崭露头角。在9月6日至10月3日进行的12次行动中，“旗手-TB2”击杀了45名库尔德工人党成员。<sup>②</sup>在“橄榄枝行动”中，仅2018年1月20日至4月7日，“旗手-TB2”直接击杀人数占土耳其武装部队击杀总人数的11.3%，间接击杀人数占17%，总计为28.3%。<sup>③</sup>土耳其无人机在系列军事行动中的使用，总体上取得了不俗成绩，也对外展示了“旗手-TB2”的实战效果。

土耳其武装无人机在2016年开启实战检验后，市场认可度逐步提升，无人机出口渐有起色。销售对象多为卡塔尔、利比亚、阿塞拜疆等与土耳其友好国家，良好双边关系为无人机交易奠定了基础。2018年多哈国际海事防务展期间，卡塔尔订购了6架“旗手-TB2”以及其他附属设备，成为第一个购买土耳其无人机的国家。随后，乌克兰、利比亚以及阿塞拜疆陆续获得了“旗手-TB2”，此时土耳其从交易的被动方逐步转为主动方。

与此同时，土耳其进取性外交的硬实力倾向也开始显现。2016年以来，土耳其周边地缘政治格局呈现美、俄、欧三方权力博弈相对均衡的态势。<sup>④</sup>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国内发生的未遂政变加剧了埃尔多安政权的权力焦虑感，使其更坚定了以国家的硬实力化解威胁、扩大外交自主性的理念。尤其在

① “Turkey’s First Domestically Produced Armed Drone Takes Off”, *TRT World*, September 5, 2016.

② Buket Guven, “Milli IHA Bayraktar PKK’nın kâbusu oldu”, *Turkiye Gazetesi*, October 7, 2016.

③ “Turkey’s Bayraktar TB-2 Drones Enable Swift, Precise Victory Against YPG/PKK in Syria’s Afrin”, *Daily Sabah*, April 19, 2018.

④ 曾向红、张峻溯：《“帝国怀旧”、地缘政治机会与土耳其外交的转折》，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第78页。

东政策中，埃尔多安政府外交的干预性、军事化特征愈发明显。<sup>①</sup>

### （三）全面推进阶段（2020年以来）

第二次纳卡冲突于2020年9月27日爆发。早在6月，阿塞拜疆议会就批准了一项法案，接受土耳其的财政援助用于购买武器系统。<sup>②</sup>6月22日，阿塞拜疆国防部长扎基尔·哈萨诺夫（Zakir Hasanov）称，“我们朝这个方向（购买武装无人机）的努力仍在继续，现在我们有了结果”。<sup>③</sup>冲突爆发后，土耳其的“旗手-TB2”和以色列的“神风”无人机（Kamikaze Drones）组成的无人机战队有效摧毁预定目标，帮助阿塞拜疆建立了优势。尽管阿塞拜疆的胜利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其中包括俄罗斯撤回对亚美尼亚的支持，但同样证明了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阿塞拜疆也通过社交媒体展现了“旗手-TB2”对亚美尼亚坦克、火炮的打击，呈现出阿塞拜疆近乎全胜的形象。<sup>④</sup>得益于阿塞拜疆的宣传，“旗手-TB2”自2020年后备受关注且销量直线上升。同时，土耳其有意通过无人机出口打开外交局面，实现进取性外交的地缘政治抱负。一方面，土耳其继续保持进取姿态，在2020年的“春之盾行动”以及2022年的“抓剑行动”中，均有土耳其武装无人机活动的身影，叙利亚和伊拉克成为土耳其无人机的实战检验场地。另一方面，土耳其不断拓展无人机交易版图，除了保持向卡塔尔、利比亚等友好国家出口无人机外，土耳其也在积极开拓欧洲、非洲等地区市场。

随着出口国家数量的增加，土耳其无人机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土耳其也从军售关系的被动方完全转为了主动方。据统计，2021年土耳其国防和航空航天业的出口额超过了30亿美元，打破了历史纪录。<sup>⑤</sup>

总体看，自2012年土耳其开始向埃及推销无人机到如今无人机的供不应求，无人机出口演进与其进取性外交的变化存在一定重叠性、内在关联性。具体而言，土耳其正是通过国内的全面研发和利用国际市场需求，确立了无

---

① 唐志超：《“光荣孤立”：风暴眼中的土耳其中东政策》，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22期，第28页。

② Burak Ege Bekdil, “The Stunted Growth of the Emerging Islamic Bloc”, <https://aze.media/the-stunted-growth-of-the-emerging-islamic-bloc>, 2023-09-15.

③ Burak Ege Bekdil, “Azerbaijan to Buy Armed Drones from Turkey”, *Defense News*, June 25, 2020.

④ Alex Gatopoulos,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is Ushering in a New Age of Warfare”, *Al Jazeera*, October 11, 2020.

⑤ Ash Rossiter and Brendon J. Cannon, “Turkey’s Rise as a Drone Power: Trial by Fire”,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Vol. 38, Issue 2, 2022, p. 220.

无人机出口大国的身份。无人机出口市场占有率的提升，不仅是土耳其自身军事硬实力增强的重要体现，更契合该国以积极进取、务实行动践行中等强国的国际身份及战略诉求。

### 三 无人机出口对土耳其进取性外交的正向效应

无人机出口作为外交工具服务于土耳其的进取性外交取向，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对内而言，无人机作为外交工具产生的溢出效应已在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有所体现。对外而言，土耳其以积极进取为行为逻辑，整体上加强了土耳其地缘竞争优势，提升了土耳其对外影响力。

#### （一）巩固了当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国内基础

无人机出口作为外交工具是近年来土耳其进取性外交硬实力倾向的重要体现。在经济形势衰退、外部环境动荡的背景下，带有民粹型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内政治塑造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底色。无人机出口所取得的成绩无疑巩固了当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国内基础。

第一，为土耳其获取了可观的出口外汇。国防出口不仅可以提高国防工业化水平，还可以通过提供外汇盈余缓解国防预算和国民经济的压力。<sup>①</sup> 无人机在土耳其出口产品中属于“国防和航天”类，近年来土耳其“国防和航天”类出口额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根据拜卡公司的新闻报道，2022 年，无人机成为土耳其国防工业最大的单一出口产品，总额为 8.715 亿美元，较 2021 年增长了 80%。<sup>②</sup> 可以看到，无人机不仅在国防工业占比中不断提高，其贡献的国防收益也在不断提升。根据商业研究公司（The Business Research Company）预测，2027 年全球军用无人机市场规模将增长至 206.4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6.8%。<sup>③</sup> 土耳其作为新兴无人机出口国，即使在原有市场份

---

① Hüseyin Bağcı and Çağlar Kurç, “Turkey’s Strategic Choice: Buy or Make Weapons?”, *Defence Studies*, Vol. 17, Issue 1, 2017, p. 12.

② Baykar, “Turkey’s Powerhouse Drone Industry is on the Verge of Another Milestone: A Stealthy Unmanned Fighter Jet for Its New Aircraft Carrier”, <https://www.baykartech.com/en/press/turkeys-powerhouse-drone-industry-is-on-the-verge-of-another-milestone-a-stealthy-unmanned-fighter-jet-for-its-new-aircraft-carrier>, 2023-09-15.

③ The Business Research Company, “Military Drones Global Market Report 2023”, <https://www.thebusinessresearchcompany.com/report/military-drone-global-market-report>, 2023-06-07.

额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其收益也极为可观。同时，无人机的出售还会带动其他军事武器及装备的销售，提高土耳其对外军售收益。

第二，彰显正发党政绩。一方面，正发党执政期间，土耳其无人机实现了对外出口，在土耳其媒体报道中，出口数量不仅是自身国防工业发展的象征，更是土耳其外交成果的体现。另一方面，埃尔多安作为正发党的领袖，也以无人机出口为例证，强调国家发展取得的成效。埃尔多安在向土耳其新兵发表讲话时强调，“我们不再是乞丐，我们生产的无人机受到国际市场的热捧”。<sup>①</sup> 当前土耳其无人机的热销进一步巩固了埃尔多安在国内的权威。

第三，提升了土耳其的民族自信心。在高度政治化的背景下，无人机作为国家实力的象征，吸引了土耳其公众的注意力，并成为民族自豪感的来源之一。在官方宣传中，无人机被描述为该国历史性重大科技突破，土耳其也从无人机进口国转变为最先进的无人机开发商之一和全球无人机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拜卡无人机的视频在网上疯传，被数百万人观看，并将拜卡公司主要负责人塞尔库克·拜拉克塔尔（Selçuk Bayraktar，亦是埃尔多安的四女婿）变成了全国名人、无人机英雄。<sup>②</sup> 土耳其新研发的无人机则被命名为“红苹果”（Bayraktar Kızılelma），在土耳其语境中，“红苹果”也指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在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外的巨型雕像中所持有的地球仪的术语，象征着权力和野心。<sup>③</sup>

## （二）塑造了对土耳其有利的地区地缘格局

2011年时任土耳其外长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glu）发表了题为“2023年愿景：土耳其外交政策目标”的演讲，提出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4个目标，其中就包含在巴尔干、中东、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建立一条稳定、安全和繁荣地带等内容。<sup>④</sup> 而中东地区是该国地缘政治进取的重中之重。

---

① Prakash Nanda, “Bayraktar UAVs Set to ‘Storm’ Turkey Elections as Erdogan Looks to Save His Chair with Drone Man’s Support”, *Eurasian Times*, May 1, 2023.

② Digidem Soyaltin-Colella and Tolga Demiryol, “Unusual Middle Power Activism and Regime Survival: Turkey’s Drone Warfare and Its Regime-boosting Effect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44, Issue.4, 2023, p.731.

③ Stuart Williams, “Turkey’s Chase for the ‘Red Apple’”, *New Lines Magazine*, January 13, 2021.

④ Republic of Türkiy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peech Entitled ‘Vision 2023: Turkey’s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s’ Delivered by H. E. Ahmet Davutoglu,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at the Turkey Investor Conference: The Road to 2023 Organized by Goldman Sachs (London, 22.11.2011)”, [https://www.mfa.gov.tr/speech-entitled-vision-2023-turkey-s-foreign-policy-objectives-delivered-by-h\\_e\\_ahmet-davutoglu-minister-of-foreign-aff.en.mfa,2023-09-15](https://www.mfa.gov.tr/speech-entitled-vision-2023-turkey-s-foreign-policy-objectives-delivered-by-h_e_ahmet-davutoglu-minister-of-foreign-aff.en.mfa,2023-09-15).

一方面，无人机出口加深了土耳其与中东地区国家的联系。自 2011 年阿拉伯剧变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面临被阿拉伯世界核心国家孤立的境地，无人机出口有助于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与沙特、阿联酋双边关系升温，缓解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孤立窘境。具体而言，物美价廉的土耳其无人机出口优势契合了买方的心理预期，其实际用户和潜在用户不断增加，但有限的产能无法满足所有用户需求。2022 年 8 月，拜卡公司首席执行官哈鲁克·拜拉克塔尔（Haluk Bayraktar）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旗手-TB2”月产能仅为 20 台，而且未来三年订单已满。<sup>①</sup> 因此，无人机的交易数量以及交付时间反映了土方对于双边关系的态度。2013 年埃及穆尔西政府被军方罢黜时，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产生分歧，在之后的卡塔尔断交危机中，土耳其与沙特、阿联酋之间的矛盾更是愈演愈烈。利用中东安全形势演变催生的军备需求，土耳其推行以无人机交易为内容的双边接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局面。2021 年 2 月土耳其与阿联酋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后，两国加强了国防领域的合作。当年 3 月，阿联酋向拜卡公司提出以 20 亿美元购买土耳其 120 架“旗手-TB2”无人机与弹药、指导建设指挥与控制中心，以及获得相关培训等需求。120 架无人机远超土耳其产能，但拜卡公司仍选择向阿联酋交付了 20 架武装无人机。交易的达成不仅向外展示了土耳其无人机销售弹性，还向沙特等国家释放了友好信号，有助于改善双边关系。其中，土耳其通过利益交换和强化军政关系，可扩展该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特别体现在非洲和中亚方向上；而改善双边关系和间接干预地区冲突的功能则可为土耳其营造有利的外交环境，重点体现在中东和南高加索地区。此外，阿曼、卡塔尔、伊拉克、科威特也获得了土耳其无人机。以军工出口为内容的双边接触，为土耳其营造了有利的周边环境。

另一方面，无人机发挥了维护土耳其地缘安全工具的作用。防范和打击周边地区的库尔德武装一直是土耳其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在新型无人机研制成功后，为向买方展示其效能，土耳其直接将无人机运用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库尔德武装的战场。除了成规模的军事行动外，无人机日常的定点清除更是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以及亲库尔德团体形成了持

---

<sup>①</sup> “It’s One of Our Ideals, Our Wish, That One Day in The Factory in Ukraine We Will Be Able to Build the New Bayraktar Kizilelma, The Unmanned Fighter, — Baykar Ceo”, <https://savelife.in.ua/en/materials/news-en/its-one-of-our-ideals-our-wish-that-one-en>, 2023-11-23.



久威慑。最终沿着土耳其与叙利亚和伊拉克将近 1 200 公里的边境线上，无人机创建了一个事实上的缓冲区，遏制了两国的库尔德武装对土耳其的渗透。<sup>①</sup>

### （三）扩展了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如前所述，土耳其无人机出口作为外交政策工具，主要用于强化军事政治关系、交换所需利益、间接干预地区冲突、改善双边关系。总体上，土耳其以无人机的供给作为“军事牌”和“政治牌”，直接或间接提升了土耳其在中亚、南高加索地区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

第一，深化了突厥语国家组织内部的军事政治关系。土耳其一直利用突厥语国家组织等文化载体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在中亚的优势地位有所撼动，中亚国家在安全与外交层面上的自主性增强。对此，土耳其进一步推进了对中亚地区的无人机出口。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观察员）作为突厥语国家组织成员，除乌兹别克斯坦坚持自主研发无人机外，其余国家均获得了土耳其无人机。<sup>②</sup>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土耳其无人机的首批买家，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还达成了在哈制造“安卡-S”无人机的协议。在 2022 年 9 月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冲突期间，时任突厥语国家组织秘书长巴格达·阿姆列耶夫（Bagdad Amreyev）对塔吉克斯坦进行了谴责<sup>③</sup>，土耳其更是通过无人机出口对吉方进行支援。土耳其相关智库承认，虽然吉尔吉斯斯坦通常在以往的边境冲突中处于劣势，但塔吉克斯坦这次损失更为严重，土耳其“旗手-TB2”发挥了重要作用。<sup>④</sup> 2023 年 3 月，哈萨克斯坦国防工业企业协会负责人艾贝克·巴里索夫（Aibek Baryssov）在谈及哈土军事合作前景时，表达了加强同土耳其在无人机领域合作的期望，尤其强调了双方基于突厥语国家成员共同身份因素。<sup>⑤</sup> 总体看，土耳其通过无人机出口强化了突厥语国家组织内部

---

① Ken Moriyasu and Sinan Tavsan, “Making Turkey Great Again: Erdogan Throws Out the Rule Book”, *Nikkei Asia*, December 22, 2021.

② “Turkey and Central Asian Military Cooperation: More than Just Drones”, <https://bluedomes.net/2022/05/25/turkey-and-central-asian-military-cooperation-more-than-just-drones>, 2023-09-15.

③ “Türk Devletleri Teşkilatı, Tacikistan’ı kınadı”, *Kırım Haber Ajansı*, September 16, 2022.

④ Fehim Tastekin, “Are Turkish Drones Complicating Disputes in Central Asia?”, *Al-Monitor*, September 26, 2022.

⑤ Elena Teslova, “Kazakhstan Eyes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Türkiye”, *Anadolu Ajansı*, March 1, 2023.

的安全联系，扩大了土耳其在中亚的影响力，并巩固了其在突厥语国家组织的核心地位。

第二，在南高加索地区确立了土耳其的强势存在。在第二次纳卡冲突中，土耳其作为阿塞拜疆盟友并未直接参与冲突，其通过向阿塞拜疆提供无人机对亚美尼亚进行打压，改变了阿美双方的力量平衡，使得亚美尼亚的常规军队遭受重创。<sup>①</sup>“旗手-TB2”成为土阿两国友谊的象征，塞尔库克·拜拉克塔尔及其家族被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yev）授予卡拉巴赫勋章。土耳其无人机出口不仅巩固了同阿塞拜疆的双边关系，还抢占了原本由以色列主导的阿塞拜疆军售市场。<sup>②</sup>就土耳其无人机出口产生的地区影响力而言，南高加索地区军事平衡被打破，俄罗斯、伊朗影响力下降，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开始拉拢格鲁吉亚，以加强经济、能源等多方面合作。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称“高加索问题将通过土耳其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协议来解决”。<sup>③</sup>目前，在阿美双方已就纳卡问题达成初步和平协议的背景下，土耳其将继续提升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

第三，助力土耳其对非洲地区的渗透。自 2021 年开始，土耳其对非洲国家的军售力度加强。在 2021 年的前 10 个月内，土耳其对非洲国家的国防和航空航天出口达 2.88 亿美元，较前一年同比增长了 6 倍。<sup>④</sup>埃尔多安 2021 年的非洲之行也附有推广国防合作的议程，其中就涉及出售无人机事宜。<sup>⑤</sup>非洲国家对于土耳其的无人机也表现出极大兴趣。突尼斯、摩洛哥、马里、埃塞俄比亚、尼日尔等国已经购买“旗手-TB2”等无人机。为了促成交易，突尼斯还获得了土耳其进出口银行（Türk Eximbank）为“安卡-S”交易提供的融资贷款。<sup>⑥</sup>目前，以无人机出口为纽带，土耳其在非洲地区的渗透和影响迅速推进。土耳其已在 19 个非洲国家使馆中设有武官，与超过 25 个非洲国

---

① Karlos Zurutuza, “Azerbaijan – Armenia Conflict: Israeli ‘Kamikaze’ Drones Wreak Havoc on Karabakh”, *Middle East Eye*, November 9, 2020.

② Can Kasapoglu, “Turkey Transfers Drone Warfare Capacity to Its Ally Azerbaijan”,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 17, Issue 144, 2020,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turkey-transfers-drone-warfare-capacity-to-its-ally-azerbaijan>, 2023-09-15.

③ “Geopolitical Shift in South Caucasus; Waning Russian Influence”, *JAM news*, October 28, 2022.

④ 阿卜杜勒·卡迪尔·穆罕默德·阿里：《从安全到经济：土耳其为何要扩大它在非洲的存在？》。

⑤ Yusuf Kenan Küçük, “Turkish Drones in Africa: A Risky Turn in Turkey’s Africa Policy”, <https://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turkish-drones-in-africa>, 2023-09-15.

⑥ Güntay Şimşek, “TUSAŞ’tan ilk ANKA İHA ihracatı”, *Haber Turk*, December 13, 2020.

家签署了国防工业合作协议。以此为基础，土耳其正试图加大在非洲的军事基地建设。例如，土耳其试图利用无人机出口与尼日尔达成交易，在前法国军事基地马达马（Madama）建立特种部队训练营，将其作为向非洲萨赫勒地区扩展影响力的门户。

#### 四 无人机出口对土耳其进取性外交的牵制作用

就土耳其自身而言，军用无人机出口作为外交工具实质上反映出其所倡导外交理念的内在矛盾；就地区层面而言，土耳其通过无人机出口扰乱了地区军事平衡，已招致他国反制，增加了土耳其地缘政治压力；就国际层面而言，土耳其无人机出口加剧了全球无人机扩散，损害了土耳其力图塑造的“负责任”地区大国形象。

##### （一）弱化了土耳其“人道主义”叙事成效

“进取和人道主义外交政策”虽在实质上以“进取”为主导，但土耳其亦试图以人道主义援助等软实力输出的方式，掩饰自身外交的硬实力倾向。<sup>①</sup>例如，2017年，土耳其对外人道主义援助金额为81.21亿美元，同比增长40%。土耳其政府宣称，该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捐助国、人均人道主义援助支出额最慷慨的国家，也是最大的难民收容国。<sup>②</sup>然而，无人机出口所导致的冲突升级和人道主义悲剧则弱化了土耳其“人道主义”叙事成效，凸显了它同“进取和人道主义外交政策”的内在矛盾。如前所述，无人机出口服务于土耳其进取性外交，在诸多领域取得了预期成果。但与此同时，无人机作为军事武器，土耳其本质上是通过对外军售来提高自身影响力。接收国将无人机用于军事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悲剧是土耳其无法回避的话题。在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冲突中，种种迹象表明“旗手-TB2”携带的“MAM-L”制导导弹造成了平民伤亡。<sup>③</sup>2022年1月5日，埃

---

<sup>①</sup> Ziya Öniş and Mustafa Kutlay, “The Dynamics of Emerging Middle Power Influence in Reg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e Paradoxical Case of Turke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1, Issue 2, 2017, p. 173.

<sup>②</sup> Republic of Türkiy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Enterprising and Humanitarian Foreign Policy”, <https://www.mfa.gov.tr/synopsis-of-the-turkish-foreign-policy-zh.zh.mfa>, 2023-09-15.

<sup>③</sup> Simon Marks, “Evidence from Civilian Bombing in Ethiopia Points to Turkish Drone”, *Politico*, January 25, 2022.

塞俄比亚空军袭击了提格雷南部城镇迈茨布里的一个难民营，造成 3 名厄立特里亚难民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1 月 8 日，提格雷地区难民营再次遭遇空袭，造成 56 人死亡，30 人受伤。接连不断的无人机袭击平民事件将土耳其推至舆论旋涡，当地民众对土耳其心生怨念，最终迫使土耳其将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搬至肯尼亚。<sup>①</sup>

## （二）加剧了土耳其地缘竞争压力

土耳其无人机主要销售的中东、非洲地区本就局势复杂，新兴技术容易打破地方军事平衡，致使土耳其影响力提升。但囿于自身综合国力有限，土耳其若将无人机出口作为外交工具长期使用，它的成功本身会招致土耳其地缘竞争对手的反制。

在大国关系层面，土耳其本就与美国、欧洲大国等矛盾重重，通过军用无人机强势介入地区冲突，会促使相关国家对土耳其无人机产业进行打压。事实上，美国已对土耳其无人机出口颇为警惕。2021 年 12 月 27 日，拜登政府签署了一项国防法案，允许美国政府跟踪和评估土耳其不断扩大的无人机计划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sup>②</sup> 此外，土耳其不仅利用无人机同俄罗斯在中亚及南高加索地区进行博弈，还在乌克兰战争中向乌克兰输送大量无人机，拜卡公司甚至正在乌克兰建造工厂。<sup>③</sup> 俄罗斯已就无人机问题向土耳其发出多次警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土俄关系。

在地缘竞争层面，虽然土耳其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利比亚内战的进程，但 2020 年 5 月，埃及与塞浦路斯、法国、希腊和阿联酋结成非正式联盟，试图通过协调政治、外交和海军存在来对抗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活动。<sup>④</sup> 与此同时，土耳其向冲突地区出口无人机，尽管可以增进供应国和接收国的关系，但也会损害供应国同第三方的关系。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冲突前，土耳其拒绝向塔方出售无人机，促使塔吉克斯坦寻求伊朗无人机，最终双方决定在塔吉克斯坦开设无人机生产厂，伊朗借此扩大了在塔吉克斯坦的影响。

---

① Fehim Tastekin, “Ripple Effects from Drone Sales Force Turkey to Move Ethiopian Embassy”, *AI - Monitor*, January 21, 2022.

② “Intensifying Pressure: Why is Washington Targeting the Turkish Drone Program?”, <https://www.interregional.com/en/intensifying-pressure>, 2023-09-15.

③ Денис Булавін, “В Україні вже будують завод із виробництва «Байрактарів» — міністр”, *Hromadske*, July 10, 2023.

④ Erik Lin - Greenberg, “The Dawn of Drone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20, 2022.

### (三) 损害了自身国际形象

正发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政治精英一直在强化区域和国际责任叙事，以树立土耳其作为地区大国乃至世界大国的国际形象。<sup>①</sup>然而，土耳其无人机出口增长所导致的无人机扩散风险已成既定事实。从横向角度看，土耳其无人机已经售卖至多个国家，且随着无人机交易规模的扩大，获取土耳其军用无人机国家的数量还会不断上涨。从纵向角度看，土耳其将无人机作为军工产业发展重点，不断开发更加智能、杀伤力更大的高性能无人机。阿塞拜疆、卡塔尔等伙伴国家购买新款无人机，不仅将影响所在地区的军事平衡，也必然加深无人机的纵向扩散，从而损害了土耳其力图打造的“负责任”形象。对于“旗手-TB2”等无人机的大量出口，联合国前顾问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就认为，“土耳其将无人机卖给谁没有太多顾忌”。<sup>②</sup>同时，土耳其以往对非洲政策强调“非洲问题非洲解决”原则，在对外叙述中称自身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没有殖民行为，在北非则强调共同的宗教和历史联系，<sup>③</sup>注重通过宗教、文化等软实力增强自身话语权。当前，土耳其将无人机出口至萨赫勒地区、西撒哈拉地区和莫桑比克东北部，这些地区武装冲突不断且多为穆斯林群体。<sup>④</sup>随着土耳其武装无人机进入非洲地区，不仅导致一些非洲国家对土耳其好感下降，还会强化土耳其干涉主义的国际形象。

此外，土耳其在非洲出口无人机的附随后果也开始显现。随着无人机可操作性及可获得性的提升，无人机在整个非洲大陆的使用呈指数级增长，<sup>⑤</sup>致使非洲地区开始重视反无人机装备的使用，肯尼亚、摩洛哥、利比亚等国家已经投入使用反无人机装备。这种围绕无人机与反无人机的竞争，同样给地区局势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

① Ziya Öniş and Mustafa Kutlay, “The Dynamics of Emerging Middle Power Influence in Reg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e Paradoxical Case of Turkey”, p. 170.

② Umar Farooq, “‘The Drone Problem’: How the U. S. Has Struggled to Curb Turkey, a Key Exporter of Armed Drones”, <h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bayraktar-tb2-drone-turkey-exports>, 2023-09-15.

③ H. A. Aksoy, S. Çevik and N. T. Yaşar, “Visualizing Turkey’s Activism in Africa”, <https://www.cats-network.eu/topics/visualizing-turkeys-activism-in-africa>, 2023-09-15.

④ Yusuf Kenan Küçük, “Turkish Drones in Africa: A Risky Turn in Turkey’s Africa Policy”, <https://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turkish-drones-in-africa>, 2023-09-15.

⑤ Military Africa, “Counter-UAV: African Militaries Playing Catch-up Despite Presence of Drone Threat”, <https://www.military.africa/2023/04/counter-uav-african-militaries-playing-catch-up-despite-presence-of-drone-threat>, 2023-09-15.

## 五 结语

在国际秩序中，土耳其作为中等强国的积极角色应是发挥“催化剂”（Catalyst）、促进者（Facilitator）、管控者（Manager）的作用，以缓和冲突并建立共识与合作。<sup>①</sup>但土耳其实施的进取性外交实践表明，该国不满足自身中等强国定位且充满大国想象。凭借自身无人机性价比优势，土耳其将无人机出口与该国的外交布局和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无人机接收国分散在土耳其周边及其他地区，无人机出口已成为土耳其海外扩展影响力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多地军事冲突战场均有土耳其无人机的身影。土耳其将无人机在冲突地区的实战表现视为自身产品实力的证明，这同样成为土耳其干预地区冲突的例证，并制造了土耳其与相关国家的嫌隙。短期来看，当前地区冲突和热点事件频发，在军用无人机市场缺少制度规范的前提下，土耳其所获取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将不断增加。长期来看，由于无人机出口蕴含军售特性，它作为外交工具长期使用不仅会损害土耳其的国际形象，还会招致其地缘竞争对手的持续打压。

当前，无人机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除了美国、以色列等传统无人机出口国外，伊朗等国家的无人机也开始被市场所关注。为了维持自身无人机优势，土耳其也在不断联合他国研发无人机，进而提高产品竞争力，确保无人机出口具备延续性。因此，未来土耳其无人机出口将长期存在。在出口力度方面，土耳其的无人机出口政策可能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出口将呈现扩张态势。埃尔多安本人作为无人机出口的推动者，随着其 2023 年再次当选土耳其总统，也会为无人机出口提供政治支持。在出口地区方面，欧洲地区将成为重点。服务于加入欧盟的外交政策目标，土耳其可能通过低价销售、赠与等方式打入欧洲市场，加深同欧洲地区国家的联系。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

<sup>①</sup> Andrew F. Cooper, Richard A. Higgott and Kim R. Nossal, *Relocating Middle Powers: Australia and Canada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3, pp. 24 - 25.